

全真七子詞述評

黃兆漢

香港大學

宋金之際，咸陽（陝西省）王重陽（1112 - 1170）創立的全真教¹，經過他的七大弟子——世稱「全真七子」——馬鈺（1123 - 1183）、譚處端（1123 - 1185）、王處一（1142 - 1217）、劉處玄（1147 - 1203）、丘處機（1148 - 1227）、郝大通（1140 - 1212）和鈺妻孫不二（1119 - 1182）²的大力宏揚後，在金元兩代大為流行。當時新興的道教雖有三大派別：全真、真大道和太一³，但以全真教最受歡迎，流行程度遠遠的超過其餘兩派。這自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社會需要關係至鉅，但得到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全真道士本身又具備了堅毅不拔的精神，這兩點卻也不容忽視⁴。

- 1 有關王重陽創立全真教的事蹟，可參看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一《全真篇上》「全真教之起源第一」，頁1-6；姚從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見姚著《東北史論叢》（台北：正中書局，1959），（下），頁175-183。
- 2 全真七子的材料概見元樗樛道人（秦志安）《金蓮正宗記》（《道藏》，冊七十六。《道藏》分正續兩部分。正藏編成於明正統年間（1436-1449），刊行於1444或1445年。續藏編成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1924至1926年上海涵芬樓影印的《道藏》是北京白雲觀所藏的明刊正續全藏，共一千一百二十冊。1977年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據涵芬樓本影印出版，名《正統道藏》，精裝成六十鉅冊；又「總目錄」一冊，最便於檢覽。）卷三一五；元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道藏》，冊七十六），葉十八上—四十三上；元李道謙《七真年譜》（《道藏》，冊七十六）；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道藏》，冊一四九），卷一，葉十二上—二十三上；卷二，葉一上—二十二上；卷三，葉一上—八上；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道藏》，冊一五〇），卷六，葉十五下—十九上；李道謙《甘水仙源錄》（《道藏》，冊六一—六一三），卷一，葉十四上—三十一下；卷二，葉一上—二十五下。
- 3 參明宋濂（1310-1381）等撰《元史》（《二十五史》本，冊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202，《釋老傳》，頁523-525（總頁7755-7757）。
- 4 此中大概情況可參看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及卷二，即《全真篇上》及《全真篇下》，頁1-80。也許從其小標題已可窺見一二：「全真教之起源」、「教徒之制行」、「殺盜之消除」、「士流之結納」、「藏經之刊行」、「教史之編纂」、「人民之信服」、「婦女之歸依」、「官府之猜疑」、「焚經之厄運」、「末流之貴盛」……全真道士的堅毅精神最能見於丘處機「雪山講道」一事：金宣宗興定三年（1219，即蒙古成吉思汗（元太祖）十四年，時丘處機七十二歲），居萊州（今山東省掖縣）昊天觀，成吉思汗自乃蠻命近臣劉仲祿至萊州求之。明年處機應召北行，歷數載而始達雪山，覲見成吉思汗於行在。前後為太祖講道凡三次，拳拳以好生戒殺為勸。時太祖行在設大雪山之陽，故史稱處機之講道為「雪山講道」。參《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頁524-525（總頁7756-7757）。有關此段事蹟的研究可參看姚從吾《元邱處機年譜》，《東北史論叢》（下），頁237-247。

我更認為全真各位宗師的努力著作以宣揚教義亦是造成全真教在金元時代流行的一個重要因素。王重陽和全真七子的著作頗為豐富，內容也相當廣泛，有闡述全真教義的，有談論身心性命修煉的，有涉及一般人生哲理的，有注解古經的，有編纂山誌的，也有吟風弄月、遣興述懷的。在形式方面，有論說式的，有語錄體的，有注解式的，也有詩、詞、歌、賦一類的文藝作品。他們的著作，除了孫不二的以外，都見於明代的《道藏》，而且大部分見於《道藏》裏的「太平部」⁵。王重陽的著作我在這裏不作進一步的論述（因為不在本文研究的範圍），就全真七子的著作來說，《道藏》就收錄了不少：馬鈺有六種，譚處端一種，王處一二種，劉處玄三種，丘處機四種，郝大通一種⁶。孫不二的著作只見錄於清代的《道藏輯要》⁷，亦有二種⁸。

5 《道藏》所收的典籍本分為七大部分，即所謂「三洞四輔」。「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四輔」即太玄、太平、太清、正一。本來「三洞」的分類是以教派的不同為原則的，而「四輔」則是「三洞」的輔助，但後來因為道書太多，以致分類逐漸淆亂，界限已不是那麼的清楚了。「太平部」收錄的道書共六十六種，即上海涵芬樓影印本第七四六一—八三三冊。

6 今依照翁獨健編《道藏子目引得》（《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叢書》，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6）「撰人引得」的次序列出如下：

- 馬鈺：1. 《丹陽真人直言》，冊九八九。
 2. 《丹陽真人語錄》（王頤中集），冊七二八。
 3. 《丹陽神光燦》一卷，冊七九一。
 4. 《自然集》一卷，冊七八七。（按：實非馬鈺所撰，詳下文。）
 5. 《漸悟集》二卷，冊七八六。
 6. 《洞玄金玉集》十卷，冊七八九—七九〇。

譚處端：1. 《譚先生水雲集》三卷，冊七九八。

王處一：1. 《西嶽華山誌》一卷，冊一六〇。

2. 《雲光集》四卷，冊七九二。

劉處玄：1. 《黃帝陰符經註》一卷，冊五七。

2. 《無為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一卷，冊七二八。

3. 《仙樂集》五卷，冊七八五。

丘處機：1. 《大丹直指》二卷，冊一一五。

2. 《青天歌》（王道淵註釋），冊六〇。

3. 《長春子礪溪集》六卷，冊七九七。

4.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李志常撰），冊一〇五六。

郝大通：1. 《太古集》四卷，冊七九八。

分見《子目引得》，頁120, 131, 117, 139, 118, 134。

7 《道藏輯要》的最初本子可能是清初人彭定求（1645—1719）所編的，到1796—1820年得以刊行，編者卻為蔣予蒲。1821至1900年間，曾兩次刊刻；至1906年，四川成都二仙庵重刊，編者為賀龍驤與彭瀚然，共收道書二百八十七種，二百四十五冊。參看 Professor Liu Ts'un-yan, "The Compilation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Tao-tsang*", in Leslie, D.D. and others ed.,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1973), pp.107—110。

8 此兩種為：《孫不二元君法語》、《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秘書》，俱見《道藏輯要》，胃集七。1971年，台北：考正出版社影印成都二仙庵本，分為二十五冊，孫不二兩著作則見於第十五冊，總頁6826—6831。

以上全真七子的著作,我只打算談詞的部分,而實際上各人集子裏詞的作品亦為數不少。據我統計所得,馬鈺有詞八百六十首,譚處端一百五十四首,王處一九十五首,劉處玄六十四首,丘處機一百三十六首。(見於其他書籍的不計在內。)郝大通在《道藏》裏的著作沒有收詞在內,只有一些談道的文字和金丹詩。

已往的詞學叢書或詞總集很少收錄道家的作品,全真七子之中習慣只收丘處機《磻溪詞》一種,如朱祖謀(1857-1931)編的《彊村叢書》和近人陶湘編的《涉園景宋金元明本詞續刊本》就是如此。六十年代饒宗頤編《詞籍考》,已注意到全真派的詞集。全真七子的詞集,如馬鈺的《丹陽詞》、劉處玄的《仙樂集》、譚處端的《水雲集》、王處一的《雲光集》和丘處機的《磻溪詞》都在考究的範圍之內⁹。七十年代末,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全金元詞》(唐圭璋編),更擴大了輯錄的範圍,把現存全真七子的詞悉數刊出¹⁰。他們的作品總計有:

馬鈺	八百八十一首
譚處端	一百五十六首
王處一	九十五首
劉處玄	六十五首
丘處機	一百五十二首
郝大通	二首
孫不二	二首

共計一千三百五十三首。《全金元詞》共收錄了金元兩代詞人二百八十二位,詞作七千二百九十三首¹¹。以百分比來計算,全真七子只是金元兩代全部詞人的2.48%,而他們的詞作竟達兩代全部作品的18.55%!作品不可謂不豐富了。這一份豐富的文學遺產如果不加研究,實在是很可惜的。

全真七子詞自有其特別之處。

那麼全真七子詞究竟有些甚麼特色呢?首先我們從內容來探討。全真七子詞既然是道士的作品,內容自然是談道說教。但是他們如何去達成這個目標?是否一本正經的標出一個題目去大作文章,抑或通過別的方法去表達他們的理想,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從他們的詞集看,兩種方法都曾用到,而後者則較諸前者為多。他們大都以述懷、詠物、贈送、酬謝、遣

9 見《詞籍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63),卷七,頁274-276、282-284。

10 七子的作品俱見該書上册,頁267-479。《全金元詞》出版於1979年。又本文所引用七子之作全據此詞集。為讀者方便,在正文徵引詞作時,兼注出原集(《道藏》本)何卷何頁及《全金元詞》何冊何頁。

11 此兩數字見《全金元詞》「出版說明」(中華書局編輯部,1979年6月)。

興、歎世之類的方法去說教談道¹²，也許是因為這樣既容易深入人心而收效也較大吧。實際上在他們每一家的作品裏，絕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來說教的，寫景抒情的篇章就非常少見，如馬鈺的作品就差不多全是說教的；更有不少篇章特意標出說教論道的題目，大事發揮一番，如《滿庭芳》的《覺覺覺》、《離苦海》、《論金玉》、《處自然》、《刀圭法》、《證仙果》、《覺前非》、《懷修鍊》、《悟生死》、《自破坐》、《降心魔》、《忍忍忍》、《得真樂》等就是。藉詞來說教論道，其藝術性的低落自是意料中事，所以在七子的詞作中，除了丘處機的《磻溪詞》較有文學氣息之外¹³，其餘的都質樸劣拙，往往令人讀之生厭。不過，他們的精神不是在乎文字，而是在乎內容；目的是說教，不是作文章。故此我們應該從實用方面去看全真詞，倘若以文學的尺度去量度它，就不大適宜了。

全真七子詞的主要內容是宣揚全真教義。而全真教義的中心思想則是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¹⁴。這思想在七子詞中都有相當的顯示和發揮。現在試舉一些例子來看看：

《清心鏡·詠三教門人》

馬鈺

九陽數，盡通徹。三教門人，乍離巢穴。探春時、幸得相逢，別是般權悅。也無言，也無說。執手大笑，無休無歇。覺身心、不似寒山，這性命拾得。（《洞玄金玉集》，卷八，葉二十三上；《全金元詞》，上册，頁371）

12 他們的做法大概是受了師父王重陽的影響。王氏作的詞見《重陽全真集》（《道藏》，冊七九三—七九五），卷三至卷九，卷十一至十三；《重陽教化集》（《道藏》，冊七九五—七九六）；《重陽分梨十化集》（《道藏》，冊七九六），共計六百餘篇。唐圭璋又從《終南山石刻》、《金蓮正宗記》、《鳴鶴餘音》（《道藏》，冊七四四—七四五，元彭致中集）輯錄若干首，存詞總共六百七十五首，見唐氏《全金元詞》，上册，頁一六二—二六七。有關重陽詞的研究可參拙文《全真教祖王重陽的詞》，見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東方文化》），（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Vol. XIX, No.1（1981），pp. 29—43。

13 《磻溪詞》存詞共一百五十二首，見《全金元詞》，頁452—479。有關《磻溪詞》的研究可參拙文《丘處機的〈磻溪詞〉》，見《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香港大學中文系），第一卷第一期（1985），頁137—163。

14 此點可以全真教祖王重陽的言行爲證。金源濤《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云：「真人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見《甘水仙源錄》，卷一，葉八上。《般若心經》、《道德清靜經》（按：也許指《道德經》和《常清靜經》）、《孝經》分別爲釋、道、儒三教的經典，可見全真教是三教合一的。同《碑》又說王重陽「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如三教七寶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等等。見《甘水仙源錄》，卷一，葉六下—七上。考王重陽、全真七子及後來全真道士的詩文詞集每多論述三教之作。

《滿庭芳·贈盧宣武》

王處一

日裏金雞，月中玉兔，變通玄象盈虧。無形幹運，三界現慈悲。長養諸天大地，資三教、天下歸依。真明了，觀天之道，清淨更無爲。十方諸道衆，迴頭猛悟，拂袖雲歸。養神胎靈骨，鍛滅陰尸。定是回顏易質，通玄奧、物外精持。丹圓滿，根源了了，皆作度人師。（《雲光集》，卷四，葉二下—三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36）

《玉堂春》

劉處玄

仙觀靈虛，二年來來去。破了重修，星冠養素。應有真無，齋科救萬苦。達理忘言清靜居。道釋儒寬，通爲三教，戶外應五常，敬謙賢許。四相心無，自然樂有餘。出了陰陽現亘初。（《仙樂集》，卷四，葉十二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30）

這些例子都同時而直接的談及三教。他們不獨主張三教同源，三教一理，而且亦認爲三教平等，三者同樣重要。至於在詞裏零散地涉及儒家或釋家的本體思想或採用這兩家的辭彙，如釋家的「欲界」、「色界」、「無色界」、「頑空」、「輪迴」、「禪天」、「三昧」、「如如」等等，儒家的「仁」、「義」、「性」等等就多至不勝枚舉。說到道家的思想與辭彙，更俯拾即是，因爲根本上全真教就是以道教爲主幹的。

其次我們來看看全真七子詞的形式。有幾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一、有創新詞調，爲《詞譜》及《詞律》所未及收的：如馬鈺《漸悟集》卷上之《清心月》「起念破清齋」雙調六十二字，前後段各五句四平韻；《漸悟集》卷下之《遇仙槎》「勤勤物外修」雙調四十字，前後段各四句二仄韻，似與《生查子》同出一體；《金雞叫》「撞着鯨鯢須索釣」雙調六十一字，前後段各四句四仄韻¹⁵。

二、有沿用舊名而詞律不同的：如劉處玄《仙樂集》之《山亭柳》「退道愚生」雙調七十六字，前段七句五平韻，後段七句四平韻；《玉堂春》「道德清平」雙調六十六字，均與《詞譜》、《詞律》所載各體不同；《望遠行》「令子根苗裔」雙調七十九字，前段六句四仄韻，後段七句四仄韻，較曾慥《樂府雅詞·拾遺下》無名氏詞末句多一字。

15 其實全真道士詞不乏詞調屬創見而《詞譜》及《詞律》均未及收的，其中最惹人觸目的是王重陽的《鶯啼序》。此調長二百四十字，遠在吳文英（1207-1269）所作《鶯啼序》之前已經問世。《詞譜》和《詞律》的編者似乎沒有發覺此點，以致後人誤認《鶯啼序》是吳文英首創。此點饒宗頤《詞籍考》已經指出，見該書頁273。又可參拙文《全真教祖王重陽的詞》，頁37。

三、有改易調名而調律無別的：如《漸悟集》卷下之《德報怨》即《昭君怨》，《繫雲腰》即《繫裙腰》，《神清秀》即《海棠春》，《道成歸》即《阮郎歸》。又如《仙樂集》之《踏雲行》即《踏莎行》。至《磻溪集》則五十多個調之中標明二十五調是名異而調同的¹⁶。

四、有發揮詞中的音樂性的。在全真七子詞裏，往往發現其音樂性的標記，最顯著的如泛聲中不以實字填入，而仍記其樂聲；又於調中加上和聲。這兩點都能在馬鈺的《丹陽詞》與譚處端的《水雲詞》找到例證。先看看其樂聲的記載。如馬丹陽《漸悟集》卷下之《瑞鷓鴣》：

心香蒸起唱行香。真樂真閑興味長。便覺眉頭無利鎖，何愁身上有名糧。昔年曾作肥家子，今日還爲出舍郎。到此逍遙常自在，哩唛哩囉又何妨。（葉二十三上；《全金元詞》，上册，頁339）

詞中之「哩唛哩囉」四字就是樂聲。譚處端《水雲集》卷下之《搗練子》數首闕末亦記其樂聲，茲姑且錄出一首以爲例證：

聽分割，這風哥。尋常只恁囉哩囉。囉哩唛，哩唛囉。些兒話，不須多。交賢會得笑呵呵。囉哩唛，哩唛囉。（葉九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16）

本來詞發展到南宋，已經很少有樂聲的記載。全真七子是金元時的人，在他們的詞中卻仍有樂聲的記載，那就不可謂不值得注意了¹⁷。

其次看和聲的標記。詞中並沒有具體的著錄和聲，只是在詞後或詞牌下加上一句案語。如馬鈺《漸悟集》卷上《卜算子·和師韻》後云：「帶喝馬一聲」。又如譚處端《水雲集》卷中有《青玉案喝馬》。所謂「喝馬」，饒宗頤就說「疑於本調加此爲和聲」¹⁸，今以全真七子詞本富於音樂性（如樂聲的記載就是最好的證明），詞中加上和聲是極有可能的，故此我認爲他們的案語當爲和聲的說明¹⁹。

16 如《爵江月》改作《無俗念》，《聲聲慢》改作《神光燦》，《上平西》改作《上丹青》……等等。參拙文《丘處機的〈磻溪詞〉》，頁154-155。其實名異而調同的現象在北宋時已經很流行了，如蘇軾（1036-1101）改《憶秦娥》爲《雙荷葉》，賀鑄（1063-1120）改《鷓鴣天》爲《半死桐》就是。

17 關於詞中此類樂聲記載的研究，可參看饒宗頤《說和聲的「囉哩唛唛」與「哩囉連」》一文，見《詞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第五輯（1986），頁75-79。

18 見《詞籍考》，頁273。

19 陸游（1125-1210）《感舊》詩亦有提及「喝馬」這一點。詩云：「至今孤夢裏，喝馬有遺聲。」原注云：「『喝馬』皆七字韻語，聞之悲愴動人。」見《劍南詩稿》，卷三十七。收入《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二冊，頁951。案陸游與全真七子同時，陸游提到的「喝馬」當與七子所說的「喝馬」性質相同。

全真七子詞所以富於音樂性，大抵是因為它們是拿來歌唱的，我很疑心全真教士說教的時候是常常通過歌詞去闡明全真教義的，就算平居興起的時候也會引吭高歌來抒發情懷的。密國公金源璫的《全真教祖碑》就記載王重陽於大定七年(1167)忽然自焚其庵，狂舞高歌於火邊²⁰。也許重陽一開此例，後來的全真道士都仿效他了。

五、有的是藏頭拆字格。即以闕末一字之半(或一部分)為全闕第一字；又以上句末一字之半(或一部分)為次句第一字，如《漸悟集》卷上《柳梢青》一首藏頭，《踏雲行·贈薛公》一首藏頭；《水雲集》卷下《武陵春·贈李道人》一首拆字；《仙樂集》卷四《滿庭芳》一首藏頭拆字。茲舉《滿庭芳》一首為例，原作是這樣的：

寸明真靈通慧無罣礙清涼華混世人笑似風狂祖丘劉譚馬消滅萬慮俱忘猿住通道德
豈肯外昭彰 分清靜妙嬰男姤雲路休忙虛無造化汞結鉛光兀兀騰騰飄逸販骨越了
無常袍侶公甘鎮詩挈滿庭芳(葉四上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25)

讀的時候似乎應該是這樣：

方寸明真，具靈通慧，心無罣礙清涼。京華混世，人笑似風狂。王祖丘劉譚馬，火消滅、
萬慮俱忘。心猿住，人通道德，豈肯外昭彰。 十分清靜妙，女嬰男姤，雲路休忙。心
虛無造化，汞結鉛光。兀兀騰騰飄逸，免販骨、越了無常。巾袍侶，呂公甘鎮，詩挈滿庭
芳。

要是摸不着藏頭拆字的格式，這些篇章就簡直不能句讀。但詞有時也會因為調中字數增減或者詞意模糊而致難於句讀的。

六、有口語化的。全真七子詞的最大作用是在乎說教談理，度化世人，而不是在乎藝術心靈的表現，故此大多寫得非常淺白，如說話一般，沒有一些字雕句琢的趨向。因為若不是則流傳不廣，入人不深。所以口語化便成為全真七子詞的一大特色。就算偶然有些較雅的作品，也不會弄至晦澀難懂。下面幾首就是相當口語化的例子：

《望蓬萊》

馬 鈺

馬風子，昔日在迷津。尋箇出期真沒計，欲知山上路兒真。須問去來人。 風仙至，
端的話良因。指我一條真捷徑，無差無錯越紅塵。晝夜感師恩。(《漸悟集》，卷上，葉二
十一下一 二十二上；《全金元詞》，上册，頁315-316)

20 《全真教祖碑》記載：「大定丁亥(1167)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驚救，見真人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見《甘水仙源錄》，卷一，葉四下一 五上。

《如夢令》

譚處端²¹

因遇重陽師父。引入全真門戶。慧火鍊靈空，不敢胡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近如一步。(《水雲集》，卷中，葉十一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06)

《謝師恩·警俗迴心》

王處一

好兒好女心頭氣。生死難相替。不測無常先到你。皮囊臭爛，骨骸分散，空惹冤家淚。悟來不使心猿戲。慧劍磨教利。六賊三尸都趨離。炎炎紫焰，載搬丹寶，上獻三清帝。(《雲光集》，卷四，葉十四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43)

如此淺易的文字，就是一些略識知無的人讀了也不會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詞中更有運用當時的口語的，如「兀騰騰」(見《水雲集》卷下《武陵春》)，「騰騰兀兀」(見《水雲集》卷下《永遇樂》)之類的辭語，頗同元曲。這可能是受了當時的講唱文學和戲曲如諸宮調和雜劇的影響²¹。

談過了全真七子詞的內容與形式的特點，現在可以進一步個別地介紹全真七子的詞了。

馬鈺，字玄寶，號丹陽子。初名從義，字宜甫，山東寧海(今山東省牟平縣)人。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卒於金大定二十三年(1123-1183)，年六十一。宗祖皆以通儒顯宦。自弱冠之年游庠序，工詞章；孫忠顯愛其才德，以女兒孫不二妻之。不喜進取，好虛無，樂恬淡，深悟玄玄之理。大定年間遇重陽子王嘉，席間所談，多與鈺合，於是邀居私第，待以殊禮。自此以後，或開心談論，或對月臨風，或游山玩水，或動作間晏，無不以詩詞唱和，皆以性命道德為重。重陽謂人生如電光石火，駒隙朝露，倘修身不早，一入異境，則雖悔不可追。顧丹陽遲疑未決，乃鎖丹陽於庵中，分梨十化之，且以詩詞往復酬和，而顯其旨意。於是丹陽夫婦始開情悟道，厭塵俗而樂雲水，書誓狀，願師事於重陽。遂易服而道從，居崑崙之煙霞洞，重陽為更今名字及號。後與譚處端、丘處機、劉處玄從重陽西遊。大定十年(1170)，重陽道卒於汴(今河南開封縣)，丹陽遂西入關陝，至終南劉蔣村重陽之舊地，築環堵以居。頭分三髻，以念重陽，蓋三髻者，三吉字，重陽之名也。由是專心致志，以精窮內事，雖祁寒酷暑，不易常服，無賢不肖皆願為門弟子。大定二十三年(1183)赴萊陽遊仙觀，忽肆筆書委形贊而卒。事蹟詳王利用

21 關於全真道士詞的一般性介紹可參看日本中田勇次郎《道藏に見元える詩餘》一文，見《東方宗教》(日本道教學會)，第七號，(1955·2)，頁64-71。賀光中先生曾為《道藏詞目》一文，在其上部曾指出全真詞的特色數點，值得參看。賀文撰於「乙巳」年，當為1965年，賀文為1968年饒宗頤教授遠自南洋寄贈，是從某學報抽取出來的，可惜並無著錄何種學報，更不詳出版時地。當時筆者正在研究金元詩餘，回首過去，恍如昨日，而實際上已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馬宗師道行碑》²²及《重陽教化集》、《重陽分梨十化集》諸序²³。著有《洞玄金玉集》、《漸悟集》、《丹陽神光燦》等²⁴。《洞玄金玉集》由第七卷至第十卷全載詞三百三十餘首；《漸悟集》上下卷載詞凡三百四十餘首；《丹陽神光燦》一卷全載詞，凡一百首。共計七百七十餘首。加上《重陽教化集》及《重陽分梨十化集》所載馬鈺和重陽之詞（見於《教化集》者五十餘首，《十化集》者二十餘首），則多至八百五十餘首。唐圭璋又從《鳴鶴餘音》、《金蓮正宗記》輯出若干首，共計八百八十一首。又《道藏》有《自然集》一卷，題為「道詞」，載套數六（一為殘套）²⁵。原套不詳宮調，近人盧前始為整理²⁶，收入《飲虹簃所刻曲》，稱為「北曲最早之結集」²⁷。可惜不著撰人。《道藏輯要》胃集題「馬□撰」。盧前說：「余初疑此集為丹陽馬自然作，顧丹陽之時，不應有此完整套數。」²⁸可見盧前認為馬丹陽即馬自然，唯《自然集》並非丹陽之作而已。但是馬鈺並無自然之字或號，而馬自然實另有其人。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即有馬自然之傳記，但謂「不知何許人」²⁹；明洪應明《仙佛奇蹤》亦有馬自然傳，稱自然乃馬湘之字³⁰。據此，馬鈺與馬自然實為兩人。馬自然者，或即《馬自然金丹口訣》³¹之作者。孫德謙《金史藝文略》，「金丹口訣一卷」題為馬鈺撰³²，未知何據。

丹陽之詞，正如王重陽的詞一般，質樸淺白，所寫的亦不外是勸人修道，放棄凡塵之事。作為文學作品是沒有一定的評價的，但以傳教工具的眼光加以衡量，就有很大的價值。人們可以通過文學的欣賞（至少它的形式是文學）而悟道修身，這較之嚴肅地開壇講道似乎要勝多少倍。

勸道之作，丹陽各詞集中甚多，如《洞玄金玉集》卷七之《十報恩》（本名《瑞鷓鴣》）《道友問在家能修行否》就是：

-
- 22 全名為《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見《甘水仙源錄》，卷一，葉十八上—二十七下。
- 23 《重陽教化集》有國師尹、范懌、趙抗、劉孝友、梁棟、劉愚之等人的序，皆作於大定癸卯（1183），見《道藏》，冊七九五，序葉一上—十三下。《重陽分梨十化集》有馬大辨序（1183），見《道藏》，冊七九六，序葉一上—三上。這些人或是寧海州地方教育的主指人，或是進士出身的知識分子。重陽的文字得到刊刻，是出於馬鈺的弟子朱抱一的經營，讀各序文可見。
- 24 參注6。
- 25 《自然集》見《道藏》，冊七八七。最後一套為殘套，只餘二調。
- 26 六套之中只有最後三套指出宮調，即歇指調、正宮、正宮。後來盧前加以整理，實際宮調為：仙呂、南呂、雙調、正宮、正宮、正宮。見《飲虹簃所刻曲》（台北：世界書局，1961），上册，目次，頁1。
- 27 《自然集·跋》，見《飲虹簃所刻曲》，上册。參前注。
- 28 同上。
- 29 馬自然傳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道藏》，冊一四八），卷四十九，葉十一上—十二下。
- 30 見《仙佛奇蹤》（蕭天石主編《道藏精華》，第五集之四，台北：自由出版社，1974），卷三，葉十八下（總頁142）。
- 31 見《道藏》，冊七九六。此《口訣》甚短，只有三葉紙而已。
- 32 孫德謙《金史藝文略》（見《遼金元藝文志》，上册，台北：世界書局，1963），頁155。

神仙要做戀妻男。忙裏偷閑道上參。清淨門庭無意認，姪情術法入心貪。欲求家道兩全美，怎悟寂寥一著甘。莫待鄴都追帖至，早歸物外住雲菴。(葉四下；《全金元詞》，上册，頁350)

又如《漸悟集》卷上之《翫丹砂·勸道衆》云：

七十光陰似箭忙。夜消其半可悲傷。那堪日日頓無常。更想上床鞋履別，尋思戀箇甚郎娘。不如物外做風狂。(葉三十四上；《全金元詞》，上册，頁323)

這些詞作都表現出他那一片救世的悲懷，並不是一般出世而不入世的道教中人可以比擬的。

不過，這些作品還不是我們研究丹陽詞要着眼的地方，最重要的應該要看他與重陽的特別關係，如何悟道，對道的狂熱追求，與世的決絕，得道的喜悅，及其詞在形式上的一些特色。

說到丹陽與重陽的關係，實至為密切，一方面是由於丹陽是重陽最先教化的弟子，一方面是因為重陽教化丹陽時，經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和特別的形式，而且重陽爲了教化和丹陽爲了悟道互相唱和了不少詞篇。從丹陽的「繼韻」和「次韻」可以窺見其悟道的情況，如《玉花洞》(繼重陽韻)：

得其真遇，怎敢怠慢，勤修功果。緊擒意馬，無令顛劣，便把心猿鎖。逢魔逢難全然可。蓋謂無煙火。本師說破，無初這箇，爭甚閑人我。(《重陽分梨十化集》，卷上，葉十一上；《全金元詞》，上册，頁299-300)

又如《黃鶴洞中仙》(繼重陽韻)：

不敢心狂走。極謝師真守。芋栗今番六次餐，美味常甘口。不作東牟叟。不戀東風柳。參從風仙物外遊，共飲長生酒。(《重陽分梨十化集》，卷下，葉一上；《全金元詞》，上册，頁300)

丹陽悟道日深，對道的追求日益狂熱，於是對塵世的眷戀便日漸退減，最後他決然放棄塵世，隨重陽修道。這從下面的一首《水雲遊》(繼重陽韻)便可見到：

思算思算。妻妾兒孫，休來戲翫。這冤親、繫腳繩兒，宜一刀兩段。靈源悟徹元燦爛。這一番更換。馬風子、辭別家鄉，與風仙作伴。(《重陽分梨十化集》，卷上，葉四上；《全金元詞》，上册，頁298)

他得道之後，便好像得到極大的解脫，所以他的心境是異常暢快的，如《上丹霄》(次重陽韻)云：

遇風仙，心開悟，騁顛狂。黜妻屏子便迎祥。逍遙坦蕩，恣情吟詠謾成章。就中行化覓知友，同共聞香。烹丹鼎，下丹結，中丹熱，大丹涼。不須鍊白更燒黃。自然玉性，萬般霞彩射人光。上丹霄，去住蓬島，永永圓方。（《重陽教化集》，卷二，葉五上下；《全金元詞》，上册，頁294）

但丹陽能够修身成道，完全是得力於重陽的教化，重陽對他來說可謂再生的父母，故此他對重陽既感激又敬仰，而且唯命是從。在他的詞裏就常常提到重陽的名字。如《漸悟集》卷上《卜算子》：

師父重陽號。鍊就重陽寶。紫詔重陽赴玉京，方顯重陽好。我爲重陽到。菴爲重陽造。特爲重陽守服居，符合重陽道。（葉十五下；《全金元詞》，上册，頁311）

又

我遇重陽悟。曾得重陽趣。鍊就重陽絕盡陰，陰就重陽著。性命重陽聚。三曜重陽輔。不到重陽不做仙，仙自重陽做。（葉十六上；《全金元詞》，上册，頁311-312）

可見丹陽是多麼尊敬重陽，他對重陽執弟子禮又是何等的摯誠了。除上引兩首外，其他提及重陽的還有很多，如《重陽教化集》卷一之《折丹桂》；同書卷二之《玉女邀仙輩》；《重陽分梨十化集》卷上之《神光燦》；同書卷下之《黃鶴洞中仙》、《黃河清》、《憶王孫》、《玉京山》³³；《洞玄金玉集》卷七之《燕心香（本名《行香子》）·上街化導》；同書卷九之《蓬萊閣·讚重陽真人》；同書卷十之《桃源憶故人·重陽師父相引登蓬萊閣》、《離苦海·讚重陽真人顯異》、《得真樂·混元劉法師昇化以詞讚之》、前調《讚重陽真人出現》；《漸悟集》卷上之《踏雲行》「重遇重陽」、《長思仙》「遇重陽」；同書卷下之《遇真人》、《無夢令·感師》、《蘇幕遮·自害風》、《瑞鷓鴣》「風仙風害得真風」；《丹陽神光燦》之《滿庭芳·重陽真人昇霞之前》、同調《重陽真人昇霞之後》、同調《謝咸陽王法師》……等等，裏面或直稱重陽，或稱師父、害風、害風仙、風仙不等，總之都是涉及王重陽的作品。

詞中不僅屢屢提到重陽，更提到他的同學丘處機、劉處玄、譚處端、郝大通等人，如《洞玄金玉集》卷八之《清心鏡（本名《紅窓迥》）·寄譚劉丘三師兄鹿衣》，同調《寄長春丘師兄》；同書卷十之《桃源憶故人·寄譚劉郝三師友》；《漸悟集》卷上之《西江月》「海島丘劉譚馬」；同書卷下之《無夢令》「譚馬丘劉四絕」、《萬年春·甯解元許却菴門以詞督之》、《調笑令·四仙韻》；《丹陽神光燦》之《滿庭芳·蒙師父訓誨》。提到他自己的名字的亦有不少，如《洞玄金玉集》卷十之《金蓮出玉花（本名《減字木蘭花》）·寄任節級》、《滿庭芳·赴萊州黃籙大醮作》；《漸悟集》卷上之《踏雲行》「馬鈺平生」、《望蓬萊》數首；同書卷下之《蘇幕遮·在長安弄鐵馬騎道友

33 以上的詞篇都是「繼重陽韻」之作，據此也可以窺見丹陽與重陽是如何的親切。

索詞》；《丹陽神光燦》之《滿庭芳·寄鄂縣晏公及道衆》等就是。詞中提及自己及別人的名字是王重陽的慣技，今丹陽亦喜用此手法，這大概是受到重陽的影響吧。

丹陽詞每喜用疊字，更有在一詞之中重複用一字達十一次之多者，如《漸悟集》卷上之《翫丹砂·寄趙居士》：

淨淨清清淨淨清。澄澄湛湛澄澄。冥冥杳杳冥冥。永永堅堅永永，明明朗朗明明。靈靈顯顯靈靈。（葉三十六下；《全金元詞》，上册，頁325）

又如同書卷上之《長思仙》：

朝清清。暮清清。清淨清閑清淨清。清清清更清。抱靈靈。固靈靈。靈顯靈明靈顯靈。靈靈靈更靈。（葉二十下；《全金元詞》，上册，頁315）

《翫丹砂》一首重複用一字達四次之多，《長思仙》則多至十二次，這不能不說是丹陽詞的特色了。這樣的疊字法似乎是從李清照《聲聲慢》「尋尋覓覓」一首演變出來的，而更邁進了一步。後來喬吉的《天淨沙·即事》「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嬾嬾，停停當當人人。」通體疊字，最似丹陽手法，不知是否受了丹陽詞的影響？

丹陽《登仙門》二首，幾乎每句都以「也」字作結，極似散文，今錄出一首，其餘可覘：

師也師也。重陽師也。處玄機，靜中清也。起金蓮，玉花社，有誰知也。化人人，漸歸道也。這扶風，非開悟，亦非愚也。辨假真，稍能明也。細尋思，心豁暢，略無疑也。想師範，沒人過也。（《漸悟集》，卷下；葉三十七下；《全金元詞》，上册，頁348）

重陽愛讀柳永詞³⁴，丹陽亦愛讀柳永詞，故有《五靈妙仙·借柳詞韻》和《玉樓春·借柳詞韻贈雲中子》之作（俱見《洞玄金玉集》卷九）。重陽有《五更出舍郎》及《五更令》，丹陽亦有《無夢令·五更寄趙居士》和同調《五更》（見《漸悟集》卷下）。這兩組詠五更的《無夢令》，各包含五首，寫作方法與重陽的《五更出舍郎》及《五更令》如出一轍。茲舉重陽的《五更令》及丹陽的《無夢令·五更》的第一首如下，藉作比較：

《五更令》

王重陽

一更初，鼓聲慢。槌槌要，敲著心猿意馬。細細而，擊動錚錚，使俱齊擒下。萬象森羅空裏掛。潑焰焰神輝，惺惺灑灑。明光射入寶瓶宮，早兒嬌女姹。（《重陽全真集》，卷八，葉十下；《全金元詞》，上册，頁213）

34 如他的《解佩令》就有小序說：「愛看柳詞，遂成。」現錄出如下：

平生顛倒，心猿輕忽。樂章集，看無休歇。逸性據靈，返認過、修行超越。仙格調，自然開發。

四句七上，慧光崇兀。詞中味、與道相謁。一句分明，便悟徹、善卿言曲。楊柳岸、曉風殘月。

見《重陽全真集》，卷七，葉二上下；《全金元詞》，上册，頁199。



《無夢令·五更》

馬丹陽

一鼓乾坤入洞。便把虛無拈弄。離坎自交宮，澄湛寂然無夢。無夢。無夢。別我魔軍大動。(《漸悟集》，卷下，葉十上；《全金元詞》，上册，頁331)

總之，在丹陽詞裏，與重陽詞相似的地方很多，這也許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唱和甚多，也許是因為丹陽有意學重陽，亦可能是互相影響之故。

譚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初名玉，字伯玉，寧海人。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卒於金大定二十五年(1123-1185)，年六十三。十五歲志於學，詠《葡萄篇》膾炙人口。弱冠涉獵詩書，工草隸。後入道。大定丁亥聞重陽度馬鈺，往執弟子禮。重陽遂授以四字秘訣，更今名字。後與馬鈺、丘處機、劉處玄從重陽西遊，至汴，重陽遺訓命與馬、丘、劉主掌教門後，仙化而去。四子殯葬禮終，徙居終南劉蔣村，即重陽之舊隱，傳襲其道十有餘年，其後各從所之，傳播教義。長真則往來於洛川之上，行化度人，從其學道者甚衆。卒於洛陽。有《水雲集》傳世。集前有大定丁未(即大定二十七年，1187)東牟州學正范懌序，集後有二次序刊，一為范懌之子(佚其名)序，一為無名氏序。范懌大定丁未年(1187)序說：「其述作賦詠，舉筆即成。詩頌詞章，僅數百篇。又述語錄，骷髏落魄歌，驚悟世人，皆包藏妙用，敷暢真風，引人歸善，甚有益於時也。潛州全真菴主王琚輝等鏤板印行，廣傳四方，值丙午歲(1186)大水漂沒，其板散亡，掖水長生先生劉公……遣門人徐守道、李道微、于悟仙等詣吾鄉，屬余為序，欲再命工發槧，以永其傳。」³⁵ 范懌之子(佚其名)後序說：「值丙午間，潛郡大水，漂沒其板，神仙長生劉公聞之，不勝憫悼，即命工重刊於東萊全真堂，今又值累年兵革，天下無有全者，路鈐高友並其妻孟常善，舉家孜孜慕道，往來於淮楚間，訪尋真人遺藁。乃於門弟子處疑若神授得其全帙，恐其斯文泯絕，今復鏤板印行於山陽城西菴。」³⁶ 無名氏序說：「蕭師(按，佚其名)……謂予曰：『頃有道友張志全不遠數千里而來，携斯長真子譚師父平世述作《水雲集》一部，特以見遺……奈屢經兵火，將諸全真玄奧之書板集俱已焚毀殆盡，唯有此集幸好事者藏諸屋壁，仍存焉。若不再行鏤板傳於四方，誠恐泯絕，又聞將來慕道者參訪耳。願為重刊之序。』……時己丑年重陽日。」³⁷ 從這些記載，可見《水雲集》是經歷過不少滄桑的。己丑年為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至元十八年辛巳(1281)焚經之後，《水雲集》仍能免此災難，實為極幸運之事。《道藏》有《水雲集》三卷³⁸，題「崑崙山長真子譚處端述」。中下兩卷載詞，共一百五十餘闕。《全金元詞》又從《鳴鶴餘音》、《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各輯錄一首，總共一百五十六首。《道藏輯要》收《水雲集》一卷。

35 見《水雲集》，序葉，葉一下 一 二上。

36 見《水雲集》，卷下，葉十八下 一 十九上。

37 同上，葉十九下 一 二十上。

38 參注6。

水雲詞的內容雖不離修道煉丹，但文字較丹陽詞雅潔，而且也略帶一點文學趣味，所以讀起來頗覺爽快，不似丹陽詞那麼枯燥。水雲詞最特出的地方是飄逸空靈，充分表現出長真的雲水襟懷。在他的詞裏，「水雲」、「逍遙」、「物外」、「自由」、「自在」、「飄逸」、「山水」、「閑雲」、「灑脫」、「瀟灑」、「靈空」……一類的字眼屢見不鮮。

他的襟抱是曠達的、灑脫的，如雲水一般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看《行香子》：

得得無修。無惑無求。放心閑、無喜無憂。逍遙自在，雲水閑遊。趣空中玄，玄中妙，妙中幽。落魄焚航，垢面蓬頭。恣陶陶、真樂歌謳。隨緣一飽，真箇風流。這般來，無無來，有有來由。（《水雲集》，卷中，葉十五上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08）

再看《減字木蘭花》：

逍遙自在。去去來來無罣碍。一片靈空。處處圓明無不通。無分內外。瑩徹周沙含法界。遍照無私。明月高穹秋夜時。（《水雲集》，卷下，葉十三上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19）

又

水雲皮袋。似水如雲長自在。自在閑人。閑裏搜尋物外身。任行任住。色外真空閑裏做。欲覓真空。祇在南山盡靜中。（《水雲集》，卷下，葉十三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19）

又看《如夢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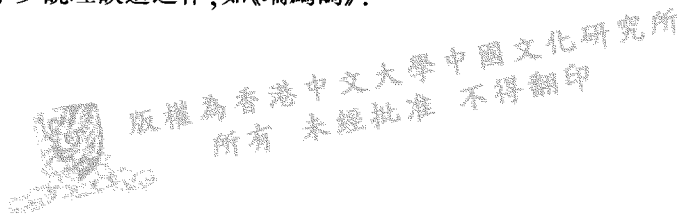
不染俗情非是。不慢下貧趨貴。不敢受人欽，自在逍遙雲水。雲水。雲水。守一無為徹底。（《水雲集》，卷中，葉十二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06）

如此一類的篇章竟佔集中過半以上的篇幅，而「水雲」或「雲水」二字不下數十見。以上所舉的四個例子裏，就出現過六次。集名《水雲》，可謂名副其實了。

他的詠物之作，文學意味雖不甚濃厚，但亦不像丹陽只顧借題發揮，說教談道。試看《水雲集》卷中《醉江月·詠竹》一首：

愛君嘉秀，對雲菴親植，琅玕叢簇。結翠筠梢津潤膩，葉葉竿竿柔綠。漸胤兒孫，還生過母，根出蟠蛟曲。瀟瀟風夜，月明光透篩玉。雅稱野客幽懷，閑窗相伴，自有清風足。終不凋零材異衆，豈似尋常花木。傲雪欺霜，虛心直節，妙理皆非俗。天然孤淡，日增物外清福。（葉二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00）

自然地長真子也有不少說理談道之作，如《瑞鷓鴣》：



修行非易亦非難。應物慈悲認內閑。意上有塵山處市，心中無事市居山。常耕清淨田三段，定守無爲舍一間。地久天長專一志，自然結就紫金丹。（《水雲集》，卷下，葉六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14）

他更要舉出一些歷史事實，說明塵世是虛幻的，故此勸人及早修身悟道，如下面的《沁園春》就是。詞云：

自古愚賢，日月輪催，盡沉下泉。歎張陳義斷，因名利恣，奢華後主，破壞家園。楚廟江邊，漢陵原畔，勢盡還空皆亦然。英雄輩，盡遺留壞塚，衰草綿綿。嗚呼往事堪憐。染虛幻浮華逐逝沿。又爭如省悟，塵勞夢趣，貧閑歸素，保煉丹田。越過輪迴，超昇苦海，直上清涼般若船。逍遙岸，會玄朋瓊路，同訪桃源。（《水雲集》，卷下，葉二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12）

詞中更有尊儒崇佛之語，闡明全真教三教合一的宗旨，茲錄兩闋以證之：

《瑞鷓鴣·贈郭公》

休心損事養根源。寂淡清虛守自然。積德仁風師孔孟，僻潛高潔徇顏原。定觀明月三秋夜，妙趣玄風九夏天。詩酒琴書誰可並，野夫常許似龍眠。（《水雲集》，卷下，葉六下—七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14—415）

《望蓬萊》

行大道，認取坎和離。一點來時顛倒處，兩般消息與搜披。玄妙不難知。休外覓，識取自菩提。有相身中成鍛鍊，無爲路上證牟尼。指日跨雲霓。（《水雲集》，卷下，葉七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15）

此外，如卷中之《滿庭芳·贈福昌縣趙殿試》，卷下之《瑞鷓鴣》「修行休覓虎龍兒」（二首）、前調「本來真性是玄機」等，都能表現出三教合一的思想。《酹江月》一首却敘述了全真教的源流，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茲摘錄有關部分如下：

吾門三祖，是鍾呂海蟾，相傳玄奧。師父重陽傳妙語，提挈同超三島。……（《水雲集》，卷中，葉一上；《全金元詞》，上册，頁399）

所謂「鍾呂海蟾」即鍾離權、呂岳和劉海蟾³⁹。他們是全真教所依託的遠祖，而重陽王嘉則是全真教的真正開山祖。

《水雲集》亦有紀錄樂聲的詞篇，卷下的《搗練子》五篇，每篇上下片的末尾各有「囉哩唎、哩唎囉」六字，在上文總論裏已舉了一首為例，於此不再贅述。這裏只想看看其中一首《滿庭芳》的樂聲標記，其下闕云：

真空。離色相，閑閑閑裏，慢慢休惚。恁婪耽布素，物外飄蓬。飢則巡門覓飯，飽來後，明月清風。逍遙處。哩唎囉唎，落魄恁西東。（《水雲集》，卷中，葉八上；《全金元詞》，上冊，頁404）

詞中疊字也用得甚妙（雖然不及丹陽詞那麼多），如下面的《憶王孫》：

無無無有有無無。悟得無無便不思。日月年時損壯羸。見元初。萬道霞光攢寶珠。（《水雲集》，卷下，葉十二下—十三上；《全金元詞》，上冊，頁419）

39 鍾離權相傳是唐末人，號正陽子、正陽真人，為呂岳師父，道教一大宗師，生平事蹟見《金蓮正宗記》，卷一，葉二下—五下；《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葉十四上—十五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道藏》，冊一四四），卷三十一，葉一上—五上。呂岳，字洞賓，號純陽子、純陽真人，自稱回道人，為唐末道士。事蹟見《金蓮正宗記》，卷一，葉五下—九上；《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葉十五上—十六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道藏》，冊一四七），卷四十五，葉一上—四上；元苗善時《純陽帝君神化通紀》（《道藏》，冊一五九）；《呂祖志》（《道藏》，冊一一—一二—一三）；清火西月重編《呂祖全書》（《道藏精華》，第九集之四）。現代學者有不少考證呂岳的文字，如C.E. Couling, "The Patriarch Lü, Reputed Founder of the Chin Tan Chiao",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58, (Shanghai, 1927), pp. 157-71; 佐伯好郎,《呂祖全書考》,《東方學報》,第五期,(京都,1934年12月),頁87-160;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頁135-152。鍾、呂二人為有名的「八仙」的成員。關於「八仙」的研究,可參看浦江清《八仙考》,見《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北京,1936),頁89-136。(此文後來收入《浦江清文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1-46)。劉海蟾本名劉操,字宗成,海蟾其號,宋仁宗時(1023-1063)道士。事蹟見《金蓮正宗記》,卷一,葉九上—十一下;《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葉十六下—十八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道藏》,冊一四八）,卷四十九,葉五上—七上;《消搖墟經》（《道藏》,冊一〇八一）,卷一,葉十七下—十八上。鍾、呂、劉三人都是全真教的大宗師。道教相傳南北二宗的道統如下:

王玄甫→鍾離權 → 呂岳→王重陽→北七真(北宗)
 → 劉海蟾→張紫陽等南五祖(南宗)

北宗就是全真教。至於詞中沒有提到的王玄甫又怎樣會冠於鍾離權之上呢?《金蓮正宗記》說:「帝君(按:即東華帝君)姓王氏,字玄甫,道號東華子,……授度門人正陽真人鍾離雲房,……全真之道,由此濫觴,故立之以為全真第一祖也。」卷一,葉一上下。又可參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葉五上下《王玄甫傳》。

王處一，字子淵，號玉陽子，舊名字不詳，寧海人。生於金熙宗皇統二年，卒於金宣宗興定元年(1142-1217)，年七十六。大定八年(1168)，年二十七，聞王重陽至寧海，往執弟子禮，重陽為制今名，從居崑崙煙霞洞。明年辭居查山。後居靈光洞，志行確苦，制鍊形魄。九年後，出遊齊魯間，大肆其術度人。大定二十七年(1187)，世宗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衛生為治，對曰：「保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為。」世宗嘉之。明年求還山。章宗承安二年(1197)，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號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後以母年九十求還山侍。泰和元年(1201)及三年(1203)，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宮，度道士千餘人，其年母逝。七年(1207)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大安元年(1209)，請居華陽觀，二年(1210)醮薊州玉田縣，謂其徒曰：「若聞空中劍楯聲乎，北方氣運將回，生齒必有橫罹其毒者。」是年果蒙兵南牧。宣宗貞祐四年(1216)居天寶觀。明年，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而逝。姚燧《王宗師道行碑銘》述其行實甚詳⁴⁰。著有《華山志》一卷，又有《雲光集》四卷，俱見《道藏》⁴¹。《雲光集》第四卷為詞，共九十五首。《道藏輯要》胃集作《雲光集》一卷。

玉陽詞純粹是勸人脫離塵世，鍊身修道之言，沒有甚麼特色。單就詞題來看，便有不少勸道之作，如《青玉案·警俗迴心》、《行香子·勸人改惡遷善》、前調《勸徐老奉善》、《蘇幕遮·誠道人相爭》、前調《勸休網罟》、前調《勸迷徒》、前調《勸般戶》、前調《勸修煉》(三首)等，茲舉《行香子·勸人改惡遷善》為例：

欲趁災凶。心喜顏紅。把般般、萬事休窮。當持淨念，欽慕玄風。每樂真歡，搜真趣，悟真空。朗月當胸。照破邪蹤。有雲朋、霞侶相逢。同超法界，共返仙宮。禮大羅尊，諸天聖，玉虛宗。(《雲光集》，葉二十三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48)

如此口吻全是宗教家的作風，與一般文人的作品有很大的差別。

大概是因為玉陽傳道心切吧，所以他不惜使用贈詞、敘事詞的方式去達成他的理想。集中贈詞特別多，有《滿庭芳·贈盧宣武》(二首)、前調《贈萊陽縣宰劉顯武》、前調《贈出家眾》、前調《贈范明叔》、前調《贈出家》、前調《贈廣陵鎮散人》、《滿路花·贈三州五會善眾》、前調《贈文山周先生》、《青玉案·贈皇親四官人》、前調《贈眾道友》(二首)、前調《贈福山縣仁壽保善眾》、前調《贈贛榆善眾》、《驀山溪·贈都下門人》、前調《贈劉七翁》、前調《贈卑一翁》、《踏雲行·贈劉妙真化緣》、前調《贈文登王志明》、前調《贈登州韓一翁》、前調《贈道人》、《行香子·贈濱州小胡》、前調《贈萊州劉小童》、前調《贈不語王哥》、《蘇幕遮·贈蓬萊李一翁》、《望蓬萊·贈小童》等二十多首，這些都是說教談道之作，充分表露出玉陽的救世思想。茲錄二闕如後：

40 《王宗師道行碑銘》全名為《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見《甘水仙源錄》，卷二，葉十一下一十八上。

41 參註6。

《踏雲行·贈文登王志明》

箇箇修真，人人辦道。玄機妙理須尋討。時時常燕寶瓶香，朝朝每把心田掃。步步清涼，神光覆蓋，十分賢聖加恩報。紫霞堆裏玉容光，長春境界無衰老。（《雲光集》，葉二十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47）

《行香子·贈萊州劉小童》

無相容光。莫放飄颻。散玄珠、寶顯真祥。隨情流轉，定落空亡。更道難成，功難就，業難當。處志精誠，把握陰陽。遍靈宮、寶殿行香。金童作對，玉女成行。得五門開，雙關透，出崑岡。（《雲光集》，葉二十二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48）

敘事詞亦不少，如《滿庭芳·住鐵查山雲光洞作》、前調《三宣到都住持天長觀復敕修新道院乃作》、前調《黃縣久旱請作黃籙醮得飽雨作》（二首）、前調《贛榆縣諸王廟黃籙醮罷贈衆》、前調《丹陽昇霞作黃籙醮罷憶師遂作》、《木欄花慢·贛榆縣諸王村三殿廟黃籙醮罷作》、《青玉案·詔赴太清宫普天醮作》等都是，不過也不外是說教而已。如《木欄花慢·贛榆縣諸王村三殿廟黃籙醮罷作》云：

恣逍遙豁暢，乃容膝小金山。用妙力加持，興洪大醮，真聖臨壇。恩光徧施下界，救存亡、離苦列仙班。明貫從容法體，宴居一味蕭閑。迴環誘演幽深，將內外事都刪。聚五蘊清涼，天寧地靜，撞透三關。皇天助弘大道，度群生、萬類不為難。指日金書詔下，永辭俗海塵寰。（《雲光集》，葉十下—十一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41）

玉陽又常為門人作詞，指導他們如何修鍊和說明修鍊的好處，如《驀山溪·示門人》：

出離苦海，須要明修鍊。漸漸滅塵情，默默神功斡旋。虛無造化，丹鼎紫芝香，金花結，玉泉流，全體神光滿。千災不染，萬病都消散。七竅總沖和，八脈飛升內院。九宮十地，六賊杳無形，三光顯，三童傳，一性無移變。（《雲光集》，葉十六—十七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44）

玉陽之所以不遺餘力地傳播全真教義，完全是由於他對全真教懷有一種狂熱的信仰。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他的心中便虛構了一個超現實的理想境界。集中《歸朝歡·繼古韻五首》對於這個神化的境界描寫得最為淋漓盡致，其中一首說：

無限神光常圍簇。瑞靄祥雲盈滿目。青鸞赤鳳舞仙宮，不投塵世棲凡竹。性珠明九曲。靜中鍊金並鍊玉。做生涯、坐觀浮世，幾度黃河綠。天女天男天衣祿。仙語仙言仙稟覆。謝天謝地謝神祇，免教玉性拖泥漉。聖真常照燭。不虧功行丹漸熟。透晴空、太玄之外，無寵還無辱。（《雲光集》，葉十九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46）

從他的詠懷詞中，又可窺見他得道後的暢快心境，如《滿庭芳·述懷》：

苦海奔波，荆山勞役，欲求寶璧嘉祥。周而復始，瞥地悟真常。兩湊玄關運度，升靈曜、飛出扶桑。迴光看，璇璣萬象，一一現明堂。人還窮此理，塵緣悉屏，世夢都忘。覺身心和暢，無限清涼。萬化收歸鼎內，紅光迸、丹熟馨香。吞服了，還童返老，出自滿庭芳。（《雲光集》，葉七上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39）

又如《蘇幕遮·述懷》：

我風狂，真九百。豁蕩乾坤，爽氣猶嫌窄。大道通融非有隔。地靜天清，寸步輕輕驀。晚雲收，秋月白。萬象參羅，燦燦流清色。休道東牟無羽客。妙用玄機，得得真常得。（《雲光集》，葉二十四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49）

我們可以這麼說，雲光詞通體是「道詞」，從文學的觀點來看，它們是沒有多大價值的。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舊名字不詳，東萊（今山東省掖縣）人。生於金熙宗皇統七年，卒於金章宗泰和三年（1147-1203），年五十七。事孀母以孝聞，及長，誓不婚宦，屢欲出家，母未之許。大定九年（1169）王重陽攜丘、譚、馬至，處玄竭蹶趨迎。重陽愛其專勤，收為徒，命名及號，時方弱冠之年而已。重陽逝後，處玄廬於劉蔣村。大定十四年（1174）秋游京洛，居洛城東北之雲溪。十六年（1176）還武官拜母，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祖堂而居。承安二年（1197），章宗召問至道之要，處玄對曰：「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斂則國泰。」明年還山，敕賜故居，菴額曰靈虛觀。泰和三年（1203），忽鳴鼓集衆，告以行期，遂曲眠左肱而逝。事跡詳秦志安《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⁴²。著《仙樂集》五卷⁴³，第四卷載詞六十四首。存詞共計六十五首⁴⁴。《道藏輯要》胃集本作《仙樂集》一卷。

仙樂詞最特出的地方是描寫超逸灑脫的胸襟。在長生的眼中，生命只是一種負累，根本是不值得眷戀的。何況生命又是這麼虛幻，百年歲月瞬息便逝，甚麼功名，甚麼利祿都會煙消雲散，所以長生詞無一流露出厭倦俗世的情緒和對神仙境界的幻想與嚮往。如《江神子》：

道心不與世心同。悟和空。物塵容。達理明真，應變自然通。憎愛是非俱不染，遊福地，伴松峰。鍊成鶴體碧霄中。任西東。訪蓬宮。出了陰陽，仙壽永無窮。海變松枯真不朽，超三界，從仙翁。（《仙樂集》，葉一上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23）

42 見《甘水仙源錄》，卷二，葉一上—五上。

43 見《道藏》，參注6。

44 唐圭璋從《雲水集》卷下後附錄輯得《滿庭芳》一首，加上《仙樂集》原有的六十四首，總共六十五首。《滿庭芳》見《全金元詞》，上册，頁435。

又如《上平西》：

想人生，老與少，似春秋。恰幼年，卻變白頭。莫爭空假，無常氣斷卧荒丘。大都三萬六千日，多病多愁。 崇真道，敬真聖，明真理，了真修。侍二尊、至孝全周。全家拔宅，功成同去到瀛洲。出離生死無來去，閬苑清遊。（《仙樂集》，葉二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24）

但是像蓬萊、瀛洲一般的神仙樂地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在現實中可以找到的只有泉林和丘壑。它們與擾攘的塵世比較起來自然是清靜得多，長生爲了要使幻想成爲事實，嚮往有所歸宿，於是把這些地方當爲世上的樂地，現實中的蓬萊與瀛洲。集中便有不少篇章描寫他對林壑的鍾愛，茲舉兩闕如下：

《醉江月》

厭居人世，似孤雲飄逸，鶴昇霄漢。自在無拘空外去，撒手直超彼岸。到處爲家，琴書爲伴，信筆閑吟嘆。洞天高卧，任他人笑懶慢。 夏近百尺森松，水簾響曉，飛入龍泉澗。渴飲霞漿仙會處，童稚唇歌舌誕。趕了輪回，完全性命，迷者應難趕。忘名絕利，一任人非人讚。（《仙樂集》，葉八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27-428）

《行香子》

歷徧人間。却羨名山。洞天清、坐聽潺湲。萬株松檜，千頃雲煙。好伴琴書，真念道，樂安閑。 養就靈鉛，命耀光圓。行功成、蓬島爲仙。出離生滅，萬古相傳。既免輪回，六銖掛，去朝元。（《仙樂集》，葉九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28）

這些作品充分表現出長生的灑脫襟懷。雖然內裏仍少不了道家氣味，但比起那些專爲說教言理而發的實在有一段距離。此外，如《醉江月》「古今販骨」、《鷓山溪》「人間華麗」、前調「紅蓮池畔」、《玉堂春》「道德清平」、《惜黃花》「大翁出去」、《青杏兒》「念道玉漿多」、前調「迷者似河沙」、《武陵春》「辛酉仲春遊坎上」、《定風波》「甘雨及時貴似油」、《望蓬萊》「形如鶴」等都是這般襟懷的寫照。

可惜他如此襟懷仍不能寫出一些富有文學性的篇什來。如果要勉強的舉出一首，就只好舉其《滿路花》了：

霜林飄赤葉，徧地涌黃金。賓鴻離塞北，足聲音。淵明歸去，獨酌樂清吟。醕酎真歡笑，高卧雲山，忘塵世，僞難侵。頓然覺，應物無心。道妙自然深。壺中仙景，異外休尋。四時花放，論古更明今。要到乘風去，三島十洲，蓬萊別有高吟。（《仙樂集》，葉八下一九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28）⁴⁵

我們要欣賞的是前片，尤其是「霜林飄赤葉，徧地涌黃金」兩句，可以算是較為「清切可誦」的⁴⁶。後片就完全是道詞的作風了。

集中更有詠三教的篇章，如《驀山溪》「七句相近」、《玉堂春》「仙觀靈虛」、《感皇恩》「道釋與儒門」就是。在總論裏已舉出一首，這裏無須再錄了。仙樂詞也有藏頭拆字之作，全學重陽，並無特別之處，且落理障。

丘處機，小名丘哥，字通密，號長春子，舊名字不詳，山東登州棲霞縣（今山東縣）人。生於金熙宗皇統八年（1148），卒於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八十。幼亡父母，未嘗讀書。自少聰敏，後知向學，日記千言，能久而不忘。年十九，棄俗入道，隱居山東寧海州崑崙山煙霞洞。年二十，謁王重陽於寧海州全真庵，請為弟子，重陽為訓今名、字與號。後隨重陽、丹陽等西遊。重陽卒後，隨丹陽、長真、長生居重陽故鄉劉蔣村祖庵，共為亡師修治墳墓。年二十七，西入磻溪，持心修鍊。越數年，遷居隴州（今陝西隴縣）西北之龍門山，苦修如磻溪時，遠方學者咸敬禮之。年四十，徙居終南山祖庵。大定二十八年（1188），奉詔至京，主萬春節醮，蒙賜巾袍。後由終南山東歸棲霞，住太虛觀。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太祖成吉思汗自乃蠻命近臣劉仲祿至萊州求之，明年應召北行，時處機七十三歲。越二年，至撒馬爾干，覲見太祖於附近行在，上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養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此後，凡講道三次，拳拳以好生戒殺為勸。時太祖行在設大雪山之陽，故史稱長春之講道為「雪山講道」。蒙古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時處機七十七歲）返抵燕京。《元史·丘處機傳》云：「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⁴⁷其有功於民可見。越數年，卒於燕京。事跡詳《元史》、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姚從吾《元邱處機年譜》⁴⁸。

45 此詞據《道藏》本《仙樂集》（冊七八五），因為《全金元詞》排印時有所闕漏。《道藏》本於「淵明歸去」之後有「獨酌樂清吟。醕酎真歡笑，高卧雲山」十四字，而《全金元詞》則付闕如。

46 饒宗頤語，見《詞籍考》，頁275。

47 見《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頁525（總頁7757）。

48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見《道藏》，冊一〇五六；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荔莊藏板；台北：廣文書局影印，1975），尤其是卷二、卷三；姚從吾《元邱處機年譜》，見《東北史論叢》，（下），頁214-276。

長春著有《磻溪集》六卷，見《道藏》⁴⁹。《彊村叢書》覆晦木齋藏書舊鈔《磻溪集》本，收詞一百三十四首，又補遺二首；陶湘《景宋金元明本詞》彙刻本，所收與朱本同。近人周泳先《唐宋金元詞鈎沉》從《鳴鶴餘音》補得八首。唐圭璋《全金元詞》從《道藏》其他典籍及一些文人筆記⁵⁰中輯補若干首，共計一百五十二首。饒宗頤嘗取《集》本（即《彊村叢書》覆晦木齋藏書鈔《磻溪集》本）與《道藏》本（詞載第五、第六兩卷）互勘，認為「《集》本謬字較多，《藏》本文義較可據（手民誤筆亦略見）。」⁵¹

在全真七子的詞集中，丘長春的《磻溪詞》算是相當典雅的一部了，所以《彊村叢書》亦加收錄，而世人知道長春能詞的也較多。平心而論，《磻溪詞》雖然比較上典雅一點，但大部分仍作道家語，純粹為抒情而發，具有濃厚的文學趣味的不多，在一百五十餘首之中，值得欣賞的不過幾十首而已。

《磻溪詞》的內容頗為廣泛，有述懷、有說理、有勸世、有記事、有即興、有寫景、有詠物。其中說理及勸世之作純是道家語，乏善可陳。我們要討論的主要是寫景和詠物兩類作品，其次是即興、述懷與記事。集中寫景詞不算少，如《無俗念·暮秋》、《水龍吟·夜晴》、《月中仙·賞月》、《雙雙燕·春山》、《金蓮出玉花·青峰》、《玉爐三澗雪·暮景》（二首）、《無漏子·秋霽》、《賀聖朝·靜夜》等篇，雖非盡是佳製，然妙言雋語亦屢見其中。茲舉《無俗念·暮秋》一詞如下：

霜風蕩颺，舞飄零、木葉斜飛阡陌。極目長郊凝望處，衰菊爛熳猶坼。點點蒼苔，漫漫朝露，漸結清霜白。山川高下，盡成一片秋色。 蕭灑萬物催殘，淒涼天氣，愁損征徒客。水谷雲根無可翫，獨有蒼蒼松柏。悟道真仙，忘機逸士，亘古同標格。欺寒壓衆，自來天地饒得。（《磻溪集》，卷五，葉三下—四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54）

此詞清麗幽雅，瀟灑自然，誠為不可多得之作。他如「雲收雨霽。露出青峰寒骨勢。野靜天空。岌岌高橫碧落中。」（《金蓮出玉花·青峰》，《磻溪集》，卷六，葉九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69）又如「杲日西沉遠隴，輕颿南起洪崖。……漸漸放開心月，微微射透靈臺。澄澄湛湛絕塵埃。瑩徹青霄物外。」（《玉爐三澗雪·暮景》，《磻溪集》，卷六，葉十二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71）又如「日落風生古澗，夜深月照寒潭。澄澄秋色淨煙嵐。獨弄圓明寶鑑。」（前調，同上）又如「夕陽紅，秋水澹。雨過碧天如鑑。籬菊綻，寒鴻歸，長郊葉亂飛。」（《無漏子·秋霽》，《磻溪集》，卷六，葉十四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72）都是十分清切的寫景句子。

《磻溪集》的詠物詞最出色又最為人所傳誦的無疑是《無俗念·靈虛宮梨花詞》了。詞云：

49 參注6。

50 為《鳴鶴餘音》、《西遊記》、《金蓮正宗記》及《清河書畫舫》。從《鳴鶴餘音》補一首，《西遊記》補六首，《金蓮正宗記》補一首，《清河書畫舫》卷六引《書史會要》補一首，共補九首。關於《磻溪詞》的版本和數量問題，詳情可參前面注13引拙文《丘處機的〈磻溪詞〉》，頁141。

51 見《詞籍考》，頁283—284。

春游浩蕩，是年年、寒食梨花時節。白錦無紋香爛漫，玉樹瓊葩堆雪。靜夜沈沈，浮光靄靄，冷浸溶溶月。人間天上，爛銀霞照通徹。 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舒高潔。萬化參差誰信道，不與羣芳同列。浩氣清英，仙材卓犖，下土難分別。瑤臺歸去，洞天方看清絕。（《全金元詞》，上册，頁476）

楊慎(1488-1559)《詞品》說：「邱長春詠梨花《無俗念》云云。長春世之所謂仙人也，而詞之清拔如此。」⁵²的確，此詞高潔清絕，靈秀異常，真是不食人間煙火之作。其餘詠物之作頗多，如《無俗念·枰棋》、前調《蓑衣》、前調《竹》、前調《月》、《月中仙·對松》、《萬年春·土垠》、前調《衲衣》、前調《杜鵑》都是。《無俗念·枰棋》說：「初似海上江邊，三三五五，亂鶴羣鴉出。打節衝關成陣勢，錯雜蛟龍蟠屈。」（《磻溪集》，卷五，葉二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52）前調《月》說：「露結霜凝，金華玉潤，淡蕩何飄逸。」（《磻溪集》，卷五，葉三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54）描寫的手法都甚為出色。況周頤(1859-1926)評二詞說：「……其形容棋勢，如見開奩落子時。『淡蕩飄逸』，尤能寫出月之神韻。向來賦此二題者，殆未曾有。」故他認為是「精警清切之句」⁵³。

長春的即興之作雖然不多，但亦頗清新可喜，如《忍辱仙人·春興》：

春日春風春景媚。春山春谷流春水。春草春花開滿地。乘春勢，百禽弄舌爭春意。
澤又如膏田又美。禁煙時節堪遊戲。正好花間連夜醉。無愁繫。玉山任倒和衣睡。（《磻溪集》，卷六，葉四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66）

這詞清麗流暢，爽朗自然，把春天欣欣向榮的景物和作者歡樂喜悅的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誰會想到這是出於道人之手？

長春的詠懷篇什倒有不少（共計十餘篇），如《無俗念·歲寒守志》、前調《述懷》、《滿庭芳·述懷》、《瑤臺月·自詠》、《漢宮春·苦志》、《鳳棲梧·述懷》、《黃鶴洞中仙·自述》、《金蓮出玉花·自述》、《玉爐三澗雪·自詠》、《解冤結·自詠》、《好離鄉·述懷》、《蓬萊閣·述懷》、《下手遲·自詠》、《水雲遊·自詠》等，或述修道之苦志，或詠生活之間適，或道思想之超脫，或寫胸襟之曠逸，總之不離一個高人逸士的描寫。茲錄兩篇如下：

《黃鶴洞中仙·自述》

故里在天涯，海上無名士。因遇終南陸地仙，挈我來游此。 素愛斷蓬飛，野鶴孤雲志。頂笠披簑人不知，便是風狂子。（《磻溪集》，卷六，葉五上；《全金元詞》，上册，頁467）

52 見《詞品》（唐圭璋編《詞話叢編》本，冊二，台北：廣文書局影印，1967），卷二，葉七下（總頁418）。

53 見況氏《蕙風詞話》（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卷四，頁88。

《好離鄉·述懷》

獨坐向南溪。一事無能百不知。所愛冥冥煙雨後，東西。雲綻峩峩列翠微。蒼骨太虛齊。冉冉寒光映日飛。何事中心看不足，忘歸。似有膏肓病著肌。（《礪溪集》，卷六，葉十五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73）

最後我要一談的是長春的記事詞。集中記事之作不下七八首之多。但大都沒有多少文學價值。這裏要特別介紹的是一首《滿庭芳》。先錄其詞如下：

幼稚拋家，孤貧樂道，縱心物外飄蓬。故山墳壠，時節罷修崇。幸謝鄉豪併力，穿新壙、起塔重重。遺骸並，同區改葬，遷入大塋中。人從。關外至，皆傳盛德，悉報微躬。耳聞言，心下感念無窮。自恨無由報德，彌加志、篤進玄功。深迴向，虔誠道友，各各少災凶。（《礪溪集》，卷五，葉十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58）

此詞有小序說：「余自東離海上，西入關中，十五餘年，捨身求道，聖賢是則，墳塋罷修，考妣枯骸，孰加憐憫。邇聞鄉中信士，戮力葬之，懷抱不勝感激，無以為報，遂成小詞，慙慙寄謝云。」⁵⁴ 這首詞不獨記述了鄉人為他的父母修墳一事，而且更透露了他的倫理思想和求道慾望。後者從「幼稚拋家，孤貧樂道，縱心物外飄蓬」三句可以看出；前者則從他對鄉人之修墳「感念無窮」及希望他們「各各少災凶」可以看到。這說明長春雖遊心物外，但儒家的倫理思想如「父子之情」、「朋友之誼」仍然深深的藏在他的心中。這首詞雖為記事之作，但其中的價值卻在記事之外。

郝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生於金熙宗天眷三年，卒於完顏永濟崇慶元年（1140-1212），年七十三。家故饒財，為州首戶。少孤，事母孝，稟賦穎異，識度夷曠，蕭然有出塵之資。讀書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曉陰陽律曆之術，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為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1167）遇王重陽，明年乃棄家入崑崙山，禮重陽於煙霞洞，求為弟子。重陽納之，賜名璘，號恬然子。十二年（1172）至歧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號。二十二年（1182），過灤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秘義，自爾為人言未來事，不差毫髮。至鎮陽，居觀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闡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為務，由是郝太古之名聞天下。有《太古集》十五卷行於世。生平事跡詳元徐琰《郝宗師道行碑》⁵⁵。《道藏》收錄《太古

54 見《全金元詞》，上册，頁458。《礪溪集》亦錄此小序，惟文字略有差異，茲鈔錄如後，藉作比較：「余因求道，西留關中十五餘年，聞鄉中善士，為葬先考妣，不勝感激，遂成小詞寄謝云。」卷五，葉十下。

55 全名為《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見《甘水仙源錄》，卷二，葉十八上一二三四下。

集》四卷，不及詞⁵⁶。唐圭璋從《鳴鶴餘音》及《金蓮正宗記》輯錄太古詞二首，見《全金元詞》。雖然太古只存詞二首，並非其全豹，但是從這兩首詞亦可窺見太古悟道後之灑脫與超拔之道家襟懷。其《無俗念》一首如下：

十年學道，遇明師，指破神仙真訣。一句便知天外事，萬載千年疑絕。見色明心，聞聲悟道，此理難言說。玄關斡運，心生無限歡悅。 放開匝地清風，迷雲散盡，露出青霄月。萬里乾坤明似水，一色寒光皎潔。玉戶推開，珠簾高捲，坐對千巖雪。人牛不見，悟箇不生不滅。（《鳴鶴餘音》，卷一，葉九上下；《全金元詞》，上册，頁423）

這詞雖不免道家言語，但讀來亦頗爽朗，尤其是下片，以自然之景反托心胸之境，可算清麗可喜，較諸《太古集》卷四《金丹詩》三十首之全作「鉛汞」、「刀圭」一類丹家詞語，不知要勝多少倍了。

孫不二，號清靜散人，舊名字不詳，寧海人。生於金太祖天輔三年，卒於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19-1182），年六十四。性甚聰慧，在閨房中，禮法嚴謹。素善翰墨，尤工吟詠。既笄，適馬鈺丹陽。生三子，皆教之以義。大定七年（1167）遇重陽，欲從之入道，惟愛心未盡，猶豫不決。更待一年，始拋三子，竹冠布袍，詣本州金蓮堂禮重陽而求度，重陽乃賜之今法名及道號。授以天符雲篆秘訣。重陽逝去，重與丹陽相見，參同妙旨，轉涉理窟。其後相別，東西各處一方，鍊心環堵。七年之後，三田返復，百竅周流，遂起而東行，遊歷洛陽，勸化接引，度人甚多。生平行實詳樞樞道人《金蓮正宗記》⁵⁷。有《孫不二元君法語》一卷及《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秘書》三卷傳世，收《道藏輯要》胃集。《全金元詞》錄詞二首，皆輯自《鳴鶴餘音》。

存詞二首為《卜算子·辭世》及《綉薄眉》。《卜算子》是他的辭世之作。時為壬寅年（1182）十二月二十九日⁵⁸。這詞所說純為修鍊之事、丹家之言，沒有甚麼文學趣味。《綉薄眉》一詞雖類同前調，卻有一點文獻價值，不妨錄出看看：

勸人悟。修行脫免三塗苦。明放着跳出門戶，譚馬丘劉，孫王郝太古。法海慈航，寰中普度。（《鳴鶴餘音》，卷六，葉十三上；《全金元詞》，上册，頁399）

56 《太古集》卷一為《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卷二及卷三言天地、八卦、氣數、圖象之學，卷四收《金丹詩》三十首，全部皆言煉丹（內丹）之事。見《道藏》，冊七九八。據徐琰《郝宗師道行碑》，《太古集》有十五卷之多，今存本只有四卷，散佚的自然不少，可能其中有詞也說不定。

57 《金蓮正宗記》有《清靜散人傳》。見卷五，葉九上—十一下。《傳》說：「先生（按：指王重陽）贈之詩曰：『分裂十化是前年，天與佳期本自然，為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仍賜之法名曰『不二』，道號曰『清靜散人』。」

58 《清靜散人傳》有如下的記載：「一旦書《卜算子》云……書畢告門人曰：『師真有約，各赴瑤池，仙期至矣。』沐浴更衣，問左右曰：『天氣早晚。』皆對曰：『卓午矣。』遂結跏趺，奄然端坐，而處順焉。顏色如生，香風滿室，瑞氣繚繞，低覆原野，終日不散。時壬寅年（1182）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參上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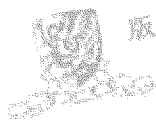
所謂文獻價值,是指詞中直接點出譚(處端)、馬(鈺)、丘(處機)、劉(處玄)、孫(不二)、王(處一)、郝(太古)七人,即世人所謂的「全真七子」。上文已指出馬丹陽在詞中愛提到師父王重陽及同學如丘、劉、譚、郝的名字,現在又見到孫不二亦有此好,這是否表示他們夫婦二人的作品也互相影響呢?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tz'u* Poetry of the Seven Masters of the Ch'üan Chen Sect of Religious Taoism

(A Summary)

S.H. WONG

The Seven Masters of the Ch'üan Chen Sect of Religious Taoism were Ma Yü (1123–1183), T'an Ch'u-tuan (1123–1185), Wang Ch'u-i (1142–1217), Liu Ch'u-hsüan (1147–1203), Ch'iu Ch'u-chi (1148–1227), Ho Ta-t'ung (1140–1212) and Sun Pu-erh (1119–1182), the wife of Ma Yü. They were the disciples of the great Taoist master Wang Ch'ung-yang (1112–1170), who was the founder of Ch'üan Chen Sect which prevailed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Chin (1114–1234) and Yüan (1279–1368) periods. The Seven Masters have left 1,353 pieces of *tz'u* poetry to posterity, occupying 18.5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tz'u* poems of the above-mentioned periods now in extan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subject matter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 of the *tz'u* poetry of the Seven Masters. The second part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Seven Masters and a study of the *tz'u* poems of each of them.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tz'u* poems of the Seven Masters is mainly on Religious Taoism, indicating that they had great enthusiasm in spread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oist Way. A dominant theme in their works is the elucidation of the amalgamation of the three religions, i.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s to the form of *tz'u* poems of the Seven Masters,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firstly, that some of the *tz'u-p'ai* 詞牌 (tunes) used by them in their poem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Ch'in-ting tz'u-pu* 欽定詞譜, which was compiled in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 and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work on the tunes of *tz'u*-poetry by literary critics. Thus the works of the Seven Masters have preserved what were neglected by the compilers of the *Ch'in-ting tz'u-p'u*. Secondly, while the titles of some of the tunes used by the Seven Masters are inherited from the *tz'u* writers of the past, the music of them is different. Thirdly, the Seven Masters changed the titles but retained the music of some tunes. This is a practice often carried out by noted *tz'u* writers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Fourthly, som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tz'u* poems of the Seven Masters are merely musical symbols without any literal meaning and some of their poems carry short notes which indicate there are *ho-sheng* 和聲 (interpolated sounds) in the poems. Fifthly, the Seven Masters used the form called "ts'ang-t'ou ch'e-tzu" 藏頭拆字, which means that one component part of the last character of the last line in the *tz'u* poem becomes the first character in the first sentence, and that part of the last character of the previous line becomes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 and so on. Sixthly, the Seven Masters used vernacular language in their *tz'u* poems, which was employed as a means of proselytising the Taoist Religion. This is also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vernacular Yüan drama on other literary genres of the Mongol period.

Of the Seven Masters, Ho Ta-t'ung and Sun Pu-erh have each left behind only 2 poems. Therefore it is rather difficult for us to make generalisation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styles of their work. The other five masters have left so many *tz'u* poems that we have no lack of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ir *tz'u* writings.

Ma Yü has left behind 881 *tz'u* poems. The works of Ma Yü are most representative, for they can give us a full picture of the subject matter, them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 of the Seven Masters' *tz'u* poems. The styles of the *tz'u* poems of the Seven Masters are very similar. They are simple, lucid, and even colloquial, but often featured Taoist phrases.

Ch'iu Ch'u-chi is the youngest of the Seven Masters, but his *tz'u* poems have attained great literary merit. Ch'iu may still be inferior to some of his contemporary *tz'u* masters, yet it is certain that he does deser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among his fellow Ch'üan Chen Sect writers in *tz'u* writing. As far as literary value is concerned, the best of his *tz'u* poems are *yung-wu* 詠物 (on individual objects). However, there is a great flaw in his technique, that is, he tends to conclude his poems with monotonous and uninspired Taoist phrases. This tends to spoil the effect of the poetic images which he has create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